

晉書纂本

晉書纂卷之五

明海虞錢氏岱汝瞻甫纂

明海虞錢氏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向雄

向雄字茂伯山陽人也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窮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

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墮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

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爲太傅楊駿舍人
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塋之岳
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
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塋
駿而去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
之寃曰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
沉淪富貴每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
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
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
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先王欲令知先賤

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李斯云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方
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
虛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
太子臣慙慙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
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
頻見拔擢嘗爲近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軀具棺絮
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譏朝野震
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
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今伏見詔書，建立太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

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乃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疏奏朝廷善其忠烈，趙王倫死旣葬，續以車轢其冢，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也。皆懼亂政之參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

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孚 咸從子脩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其稱異。太尉

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非所克堪。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爲景帝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

籍遺母 喪在晉 文王坐 進酒肉 何曾曰 明公方 以孝治 天下而

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
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
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有司言有子殺母者
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
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
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
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
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
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
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

阮籍以 重喪顯 於公坐 飲酒食 肉宜流 之海外 以正風 教文王 曰嗣宗 毀頓如 此君不 能共憂 之何謂 且有疾 而飲酒 食肉固 喪禮也 籍飲噉 不輟神 色自若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
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
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
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
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
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
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
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稽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

說見世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媿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

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獨不見群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從子咸字仲容

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荀勗善調宮商無不諧韻成心謂之不謬最意忌之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金石絲竹皆覺短一

晉書卷之五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山濤舉成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以壽終二子瞻字瞻字

瞻字

世說又謂是阮修云王夷甫問

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

世說又謂是阮修云王夷甫問

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瞻常群

修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

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瞻素執無鬼論物

無同因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

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

衛玠朝
之曰一
言可辟
何假於
三修曰
苟是天
下人望
亦可無
言而辟
復何假
一遂相
與為友

父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
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
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時
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姑婢也孚之初生其
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
字焉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
王務嬰心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
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今王蒞鎮威
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歛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
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

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及帝
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
曰生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
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
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
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
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時
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主幼時艱運終

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

脩字宣子咸從子

也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也。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亾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

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

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

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

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

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

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

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裕字思曠孚之族弟也弱冠王敦命為主簿甚被

厚書集卷之五阮裕

思曠奉
大法敬
信甚至
大兒忽

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遂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朋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

被
請三
書夜不
懈謂至
誠有感
必當蒙
而不兒
於不濟
於是結
恨釋氏
宿命都
除見
世說

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墓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累徵不就。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無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

稽康

五

稽康

二

康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稽叔夜之為人

也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愧俄若玉山之將崩見世
稽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
避怨徙焉銍有稽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
世才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美詞氣有風儀而土
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
師受博覽無不該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
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
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
生論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
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
劉伶籍兄子咸瑯琅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

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
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
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
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
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
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
卷素書遽呼康往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
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足下羞庖人
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

呂安來直康不
在喜出
延之

動各附所安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為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
之情轉篤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
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從其所懼哉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
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
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
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
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
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不入題
門上作
鳳字而
去喜不
覺猶以
為欣作
鳳字凡
鳥也
見世說
簡文云
何平叔
巧累於
理稽叔
夜備傷
其道

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
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初康居貧嘗與向秀
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
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
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
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稽康
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
欲助母丘儉帝聽信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
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
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

晉書卷之五
卷之五
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也。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後郭象又述而廣之。始

秀欲注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安康旣誅。秀應本郡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山陽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秀乃作思舊賦。云。余與稽康。呂安居。止接近。稽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竝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

劉伶

劉伶恒
縱酒放
達或脫
衣裸形
在屋中
人見譏
之伶曰
我以天
地爲棟
宇屋室
爲幃衣
諸君何
爲入我
幃中
見世說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
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
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
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
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
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妻從之伶
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
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
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

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弄
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
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肩牖八荒爲庭衢行
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
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
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
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捧罍承槽啣盃漱
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
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

晉書卷之五
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竝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

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王敦引爲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勑，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

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

永嘉中
洛城東

北地陷
有二鵝
出焉
蒼者飛去
白者不
能飛
有隱士
董養歎曰
昔周時
所盟會
狄泉即
此地也
蒼者胡
象白者
國家之
象可盡
言乎謂
鯤曰君
等可深
藏矣

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鯤尋卒。時年四十三。子尚，別有

傳

胡母輔之 子謙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人也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

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人與共飲其所爲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

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
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
足了一生矣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本兵家子卓犖不羈初爲護
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
輿潁川荀邃迭屬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以制旨所
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
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
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

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時
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
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
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
詣越百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百拜
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尼
曰昔楚人亾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
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
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
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

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弟聃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任達。頽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代阮孚爲

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鎖伯。蓋擬古之四凶。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
臥令還大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
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君子仁愛
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
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
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
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輔之時
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

因閒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
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
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
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相彛阮孚散
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
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
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
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史臣曰莊生放達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
位懷其道術則顧箴王公砥疇兼車鳴鳶吞腐以

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林
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
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壘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
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
主有嘉名至於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
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
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稽琴絕響阮氣
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
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

庾峻子敬

庾峻字山甫潁川人也少好學有才思時重莊老而
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
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
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武帝踐祚拜諫議大夫常侍
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
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文
多不載子敬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
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醢觴寄通
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

時人目
數善於

同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
 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
 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參東海王越
 軍事時越府多僑異數在其中常自袖手河南郭象
 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數甚知之每日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象為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數謂象曰
 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數有重名
 為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
 奏之數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施
 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

托

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
 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間
 於數而數乃頽然已醉憤墜機上以頭就穿取徐答
 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
 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數
 交數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數曰卿自君我我
 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
 勒之亂與衍俱被害

郭象

莊子道
這篇諸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

賢所
以饋味
而不可
援理於
郭向之
外支道
林在白
馬寺卓
然標新
理於二
家之表
立異義
於眾賢
之外皆
是著名
賢尋味
之所不
得後遂
用支理
見世

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為太傳主
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
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窺其旨統向秀於舊註
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
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
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
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
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峻弟也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歷河南
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數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
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
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井事不了是以來後
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
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
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
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
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
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眾坐因罷上表自劾遂免官

西曹掾劉斌議以爲由醉得罪宜蒙哀察帝乃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今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

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平時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庭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閒。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

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著論爲墓送之制。名曰篤終。曰。棺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塋。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夫塋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吾欲朝死夕塋。夕死朝塋。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親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卒年六十八。子方回遵其遺命焉。

晉書卷之五
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之着素土服望門輒下而進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人也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長世短禍福舛錯休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以明天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思掘得古尺尚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

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象物制器以存時用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臣以爲宜如所奏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

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
 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
 哲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
 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太康
 中郡界大旱哲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哲誠
 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
 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性沈退不慕榮
 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哲為掾轉

曹志魏陳思王植之子晉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和志對曰

按還秦曰按錄

無此以臣所聞

是臣族父問所

作以先王名高

是以假託帝顧

謂公卿曰父子

證明足以為審

不音浮人姓也

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凡七十五篇七篇簡

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多燼簡斷札文既

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

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

皆有義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

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

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

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

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

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晷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晷。晷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閒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斯固有晉之高人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亾之機矣。摯虞束晷。

詳覽載籍多識舊章。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旣厄於從理。晷乃年位不充。嗟夫。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亾。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塋。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武帝問詵曰。卿自

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華譚 袁甫附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鄰里所重。太康中舉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有如此才，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亾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

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亾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亾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遷廬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

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亾矣。太興初。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

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淮南袁甫。字公胄。亦

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糞。是以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亾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

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巴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

陸機 弟雲 雲弟軌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

世說云
士衡正
色曰我
父祖名
播海內
寧有不

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萑蕪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間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

知鬼子 敢爾議 者疑二 陸優劣 謝公以此定之 見世 說 盧充家 西三十 里有崔 少府墓 充出獵 逐一鹿 覺一 馬如 府會日 少府府 也充便 進展姓

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
簡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
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齊王冏既矜
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
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
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謂
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
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河北
大都督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

名崔曰 近得尊 府君書 為君索 小女婚 故相延 耳已女 有娠送 充歸居 四年抱 兒還充 忽不見 即毓珽 之祖故 云鬼子 見孔 氏志怪

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
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
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
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
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
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
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
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
超竝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
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

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致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

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

蔡司徒謨在洛
見陸機兄弟住
參佐廨中士龍
爲人文弱可愛

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

士衡長
七尺餘
聲作鍾
聲言多
忼慨
見世說

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縑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目下荀鳴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出補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

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愛才好士，多所貢達。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

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參軍孫惠與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荼毒。難言國喪。儻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弟枉害罪狀穎云

制曰。陸機。陸雲。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析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

織祖父
世爲吳
將鎮西
陵機戰
敗河橋

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蘭然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
殊者隱顯之勢異也觀機雲之行已也自以智足
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
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
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
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
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然則三世爲將釁鍾
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
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幼有盛才善構新詞而美容
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泰
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久之不調乃作抵疑
以自廣其後爲野王令政清務閒優遊多暇作昆弟
誥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
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
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
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
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亾之理

潘岳

王隱晉書云潘岳內非之作此謹而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也。父芘琅，瑯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諶，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輜和嶠刺促，不得休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

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日，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此？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俟
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賦焉初芑爲瑯
琊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
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
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
崇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
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
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美姿儀辭藻

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
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
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岳從子尼字正叔與岳俱

世文名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閒雅博
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
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
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爲權論
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

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弟協字景陽少有雋才

與載齊名累遷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

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

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爲工協弟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

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

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

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蓬山

七命膽
精工
代所
多
二陸三
張
尼岳晉
代之章
之冠

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然其挾彈盈果

拜塵趨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

履危居正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鑿可

謂王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

江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景陽摘光玉府棣萼相輝

泊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自平二對人欲三叛然賈考顯意文非其語也
崇此之病如重然斬文景則謝光王孫林華時戰
時主質而金財肯矣孟則難言之文且肯以死婦
劉或吾五著簡或人道之賦其然然乘與之聲四
而肯其行也夫之刑規向其想煥五妹合即選文
我聖嚴貴其棄荷門之信算或不至之問其木也
而肯無音氣收或對美能而曾然其外戰盜果

晉書纂卷之六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
疑然稀言江應元時關隴屢為氐羗所擾統深惟四
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畧曰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以其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故禹平
九土西戎即敘漢徙羗關中與華人雜處數歲後族

類蕃息害起肘腋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

蔓。當今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統上書諫陳五事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收付河南洛陽獄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統由是得免東海王越爲充

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郟鑿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孫楚 孫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旣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決遂湮廢

積年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潛于重泉或仰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楚詩云
時邁不
停日月
電流神
爽登遐
忽已一
周禮制
有叙告
除靈丘
臨祠感
痛中心
若抽

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
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
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
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子纂
纂子綽字與公博
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
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
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
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
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

許詢好
遊山水
而體便
登陟時
人云許
非徒有
勝情實
有濟勝
之具
王文度
與林法
師講林
公理每
欲小屈
綽曰法
師今日
如着靴

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
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綽或愛綽才藻
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
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
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
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
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
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
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
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時大司馬相温欲經

紮在荆
棘中觸
地挂閔

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
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竝知不可莫敢先諫綽
乃上疏桓温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
人家國事邪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君之
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
其冠徒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逮愍懷廢徙冒禁
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孫楚超然出類見
知武子誠無媿色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盖自取矣綽名顯中

楚嘗與
鄉人郭
奕忿爭

元子温
字

與無忝爾祖直論辭都不僧元子有匪躬之節豈
徒文雅而已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
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
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
州以為美談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簡猛士以
濟武功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
史揚欣失羗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
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

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鬻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亾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

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二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遇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隆到武威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

平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人也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亾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八九地之下女出九天之上奮旣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駿雖銜之而不能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珣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

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凡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吳人彥始歸降帝嘗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

不及抗彥爲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意乃解

周處 子玘 札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

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

志好學，有文思。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疆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

玘平石
水斬陳
敏討錢
璿故云
三定江
南

諸儉指
王導刁
協輩以
平日輕

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子玘，扎並知名。玘字宣佩，疆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已，不妄交游，名重一方。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乃陰謀誅諸執政。後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耳。勰常緘父言，欲起兵以討王導。刁協爲名時，札以

疾遶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筵吳興內史筵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次兄子勰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讖當王敦遂誣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盡殺札兄弟子札性貪財

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敵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

周訪 孫虓 訪子光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少沉毅謙而能讓周窮振乏家無餘財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以訪為尋陽太守命訪

與諸軍共征杜弢於時賊率杜曾聚兵數萬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

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初王以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久之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實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

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
欲宣力中原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
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
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
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
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卒年六
十一
孫虓字孟威少有節操領梓潼太守寧康
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虓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
水將抵江陵爲堅將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
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

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
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人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
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
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大羊相
羣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
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
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
後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
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念忠節况虓
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

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
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
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
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訪子光少有父風年十

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
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尋陽太守及敦
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
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
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
錢鳳作賊衆竝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

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
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
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
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
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
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
張翹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
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爲西域戊巳

校尉長史同郡張勃特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遊擊將軍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靖作草書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少子緄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緄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不足污吾兒也嘗報

衛恒作
草書勢

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懷帝蒙塵與閭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緄以保必逞欲乃止時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緄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緄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

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絀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絀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絀以車騎儀同萬戶。部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絀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絀隨帝至平陽。縣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周浚 子嵩 從弟馥 成公簡附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隨王渾伐吳。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

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渾曰受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濟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濟渾深恨之而欲與濟爭功渾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卽諫止渾渾不能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

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子顓嵩顓別有傳

嵩字仲

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卽位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王導等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雖陛下

嵩兄顓
爲吏部
尚書在
省內夜
疾危急
時刁協
營救備
親好之

至嵩狼
狽來刁
對之大
泣說伯
仁昨危
急之狀
嵩手批
之刁爲
辟易于
戶側既
前都不
問病直
云君在
中朝與
和長輿
齊名那
與佞人
刁協有
情運便
出見

有天人會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
業雖建羯寇未梟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
后不反正委任推轂之日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
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
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疏奏帝感悟故導等
獲全王敦既害顛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
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
害用爲從事中郎乃密使妖人李脫誣嵩遂害之嵩
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馥字祖宣浚從
弟也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

世說

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
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
遷都壽春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
召馥馥不肯行越密旨圖馥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
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
日而馥衆潰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
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
反譚對曰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
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
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

晉書卷之六十四 周馥

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出據方嶽而高畧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

成公簡字宗舒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人也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討之命晞爲前鋒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遺都下親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讐耻甚德之引

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乎

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越以爲然乃遷晞青州刺史晞乃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

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六百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戰慄預日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石勒襲晞殺之弟純亦遇害

劉喬 孫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

晉書卷之八十一
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
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
下床何獨加敬於紹罔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
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
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孫柳
柳字叔
惠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
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
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時人重其言

劉琨 兄輿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

以雄豪著名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
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
爲當世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
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
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永嘉元年爲并
州刺史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
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
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
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
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

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
貝琨政。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諫琨除
琨。不納。潤因譖令狐盛于琨。琨不之察。便殺之。琨
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
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
言虛實。聰乘虛襲晉陽。琨父母並遇害。琨志在復讐。
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卽位。拜琨都
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
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之。
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期討石勒。歃血載書。
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
進。乃沮其計。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
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
禮之。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
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北府小城。不之知也。
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
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
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
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
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

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
比。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初琨之去
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
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
窮，欲率部曲死于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
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
中有懸璧，本是荆山球。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
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
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
詩託意非常，攄鬯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

用以激譏，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琨旣
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敦密
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
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
恨讐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
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
交勝已，而頗浮譏。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
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兄輿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虓鎮鄴以輿爲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銜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

祖逖 兄納

人。權。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木。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兄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調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現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元帝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

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談曰晉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時石季龍領兵掠豫州住西臺逖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

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屢敗勒兵勒鎮戍歸附者甚多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逖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異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遂感激發病先是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

有傳逃兄納。納字士言，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可修著一代之典，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是納始也。初，弟約與逃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旣閒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

且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
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
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
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必須
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
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
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
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
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
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
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著
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
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
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
流亡遁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
是素絲改色趺弛易情各運其才並騰英氣遇時
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
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
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

祚晉方啓戎心。越石推心異類。竟終幽圜。痛哉士
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
招惜矣。

王導 子悅 恬 孫珣 珉 謚

瑯琊派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
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
志氣。將相之器也。時元帝為瑯邪王。與導素相親善。
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
相器重。契同友執。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
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

導賓客
數百人
並加露
接人人
有悅色
惟臨海
一人姓
任及數
胡人為
未洽公

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
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
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
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
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
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
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
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
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
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

王導

因過任 邊云君 出臨海 便無復 人任大 喜復過 胡人前 彈指云 蘭閣蘭 閣羣胡 同笑四 坐並懼 ○丞相 主簿欲 檢校帳 下公語 云欲與 周旋無 爲知人 几案間

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
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剋已勵節匡主寧邦
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晉國
既建以導爲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
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若此將何
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
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
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
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

事見世說

許侍中 璪顧司 空和俱 丞相從 事嘗夜 至丞相 許戲承 相便命 使人已 帳眠顧 至曉回 轉不得 快熟許 上床便

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于時軍旅
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勸設庠序擇朝臣子弟並入
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帝納之及帝登尊
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
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後劉隗用
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
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
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日詣臺待罪
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
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

台臺大
軒丞相
顧諸客
曰此中
亦難得
眠處

晉書卷之六
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初帝愛瑯琊
王衷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
又稱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卒
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王敦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
敦平進封始興郡公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
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
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
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及賊平宗廟宮室並
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

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
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
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
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
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
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
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
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
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
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

晉書卷之六 王導

導拜司空桓廷尉作兩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起不覺室臺門阿龍導小字

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進位太傅又拜司空丞相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

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見入世說洽于諸子中最知名而洽二子瑜珉尤

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

晉書卷之六十一 王悅

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歷中書侍郎先導卒
 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
 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
 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
 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
 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
 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
 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
 母曹氏襪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嘗所送
 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

珣為桓
 宣武主
 簿公甚
 欲其人
 地為一
 府之望

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
 色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
 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
 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
 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為中興第
 一

珣字元琳導子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玄為
 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
 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溫經畧中
 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
 其面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

初見失儀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後因月朝公于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什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見世說○王珣疾臨困

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于帝及王國寶自媚于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于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

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

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歲餘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弟珉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

王珣

過坦之
而無年
故致此
論武岡
導孫謚

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謚字稚遠劭之子少有美譽

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以謚錄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伏誅謚從弟譙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

及于陳
亡淮流
寔竭王
氏人物
殆盡

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即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裕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中原蕩覆江左嗣興乖少康之祀夏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精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滅開設學校爰立章程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貽刀表
祥筮水
流慶

夫蕭曹弼漢爽望匡周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慚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晉書纂卷之六終

晉書纂卷之七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劉弘

弘有羊
杜之風

劉弘字和李沛國人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都督荊州諸軍事累戰破昌昌懼而逃其眾悉降荆土平初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今張昌未擒益梁蕭

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颺風駭蕩則滄海橫波
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卽梟其首敢引覆
餽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慰諭焉時荆部守宰多闕
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
者所稱弘以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
陽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
陟爲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若必姻親然
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乎乃表
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
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

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
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
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
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
中酒聽事酒撰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
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
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
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
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
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

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嘆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時陶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

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弘每有與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

陶侃 兄子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侃早孤貧鄱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事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

范逵投侃宿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留客吾自爲

許湛頭
髮委地
下爲二
髮賣得
數斛米
斫諸屋
柱悉割
半爲薪
劉諸薦
以爲馬
草遶深
愧其厚
意及洛
遂稱之
於顧榮
諸人大
獲美譽
見世
說

督郵有能名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
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
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
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
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
華後與語異之伏波將軍孫秀此非趙王倫黨孫秀以亡國支
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
人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
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吏部郎温

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
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會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
官辟侃爲南蠻長史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
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爲江夏太
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後以母憂去職常
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
之服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
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
數人是西陽王柔之左右侃卽遣兵逼柔令出向賊

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時，周顛爲荊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

爲荊州刺史。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遂與曾舉兵反，徑向武昌。侃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王貢復挑戰，侃逢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弢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

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
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
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
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既達豫
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廣州在
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
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
力皆此類也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
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于吏職終日斂膝
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

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
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
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
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
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樛菹者牧豬奴戲耳老莊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
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
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陪若非理得
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常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赴局。嶠固請之。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都督李陽步將彭世殺

峻于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詐也。默尋遣使送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

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欲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初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薨年七十六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

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
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
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
郡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
禍之由非禦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
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
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
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
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婆正坐諸君

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
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
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
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
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
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
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及寤左掖猶痛又常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
以君長者故來相報若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
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

晉書卷之七
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兄子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以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禋於稽天之際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析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美思折翼之祥悖矣

溫嶠

嶠姑劉氏一女
甚有姿慧屬公
覓婚公密有自
婚意答云佳婿
難得但如嶠比
云何姑云何敢
希汝少日公報
始云已覓得婿
身名實蓋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既
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
笑曰吾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
○玉鏡臺嶠為
劉越石司馬北
征劉聰所得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
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
從母也琨深禮之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
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
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
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
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
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
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
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

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
器而嘉焉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
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
求反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
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
之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
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
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
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
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

晉書卷之七 溫嶠

王敦有廢明帝意實客盈坐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

所說須與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鈎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

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帝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敦不納嶠知其

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間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

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搆逆加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舍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敗之事平進號前將軍帝疾篤嶠與王導等同受顧命鎮武

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痛相對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嶠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

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

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諸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功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由是侃激勵。遂率所

峻殺侃
子瞻

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膽塗地嶠

世論嶠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將盡之物第一

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朝議將留輔政嶠

間温常 失色 嶠少時 屢與估 客樗蒲 嘗大輸 物無因 得反與 庾亮善 于舫中 大喚亮 曰卿可 贖我庚 即送直 然後得 還經此 數四 俱見世 說

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
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
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毀犀角而照之須臾見
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
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
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

十二

郗鑒 子情 情子超

郗音隙

郗鑒字道徽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
詠不倦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

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
不染逆節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
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
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
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
難于魯之嶧山三年間眾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兖州
諸軍事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
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
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
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

武秋名 奮 奮長

晉書卷之七 郗鑒

于法開
有名往
迎之既
來便脉
云君候
所患正
是精進
太過所
致耳與
一湯服
即天下
數段許
紙如拳
大剖看
乃先所
服符也
說
見世
晉書方
技傳法

開善醫
術

究諸軍事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用其
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固辭解職世之情
子超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
存勝拔情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情又好聚斂積錢數
千萬常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
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為參軍溫英氣
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
亦深自結納時王恂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
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恂短故
也時情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

兵可用深不欲情居之而情暗于事機遣牋詣溫欲
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現寸毀裂乃更作牋自
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
情為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
謝安與王坦之常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
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
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
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采捷
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
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否溫曰

晉書卷之七 超

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謝安常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年四十二先情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住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

謝安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適于

姪未之許安嘆曰若超此語必不至河漢見世說

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雋甚相知賞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太真性履

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狹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方回踵武奕世登台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

憂但無如作病何耳趙王倫篡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旃曰以顧榮爲主簿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旃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旃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

初旣委
身趙王
倫今又
委身陳
敏

醒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揚彥明書曰吾爲齊王
主簿恒慮禍及見刃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遂
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阻兵據州收禮豪桀有孫氏
鼎峙之計假榮丹陽內史榮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
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將軍懷神武之略
有孫吳之能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蕪芥之恨
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
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
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
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敗必矣而吾等

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
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
不圖之卓從之潛謀起兵攻敏事平還吳元帝鎮江
東以榮爲軍司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時帝所幸鄭貴
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諫曰當今衰季之末天
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
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
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
問訊願冲虛納下廣延雋彥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
耻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真正清貴

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揚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旣而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賀循 楊方附

賀循字彥先，會稽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

氏學。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忝備近親，謬荷寵位，餐服玄風，景羨高矩。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旣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君侯。豈得讓勞居逸，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已，乃

舉疾至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
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
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
當爲言及之闓聞而據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
敬服如此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
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大常循議
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
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
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
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

殷之陽甲漢之成帝時尙書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
深備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
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及帝踐位有司奏瑯邪恭王宜
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
循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
皆拜儒者以爲榮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
陋卒成名於世宋之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鄉
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
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
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

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
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世衰
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
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
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
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猷畝足下志隆此業
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友自以地
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閒居著述王從之補
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吳越春秋淮文
行於世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
庶績顧榮賀循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
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而循
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
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 伯訥 訥子疇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
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
之帝下令曰自今以後宜爲其防廬江太守梁龕明

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隗奏曰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懲喪紀之禮宜肅請免龕官從之參軍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名禁錮終身阮抗剖符東藩舉頑用器請免抗官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作法將來請追除挺名錄妾還本顯証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隗劾奏文致甚苦事

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令史淳于伯而血流隗又奏曰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冤於崩城刑殺失中妖青並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請皆免官隗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今大賊未滅中原鼎

隗瑒人
不貸亦
復失身
石勒耶

沸欲與足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

吹笳退
賊昔有
劉琨今
有劉疇

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鳴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為閩鼎所殺司空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也

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

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
 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及王敦
 構逆上疏罪協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
 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
 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
 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
 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于敦帝痛協
 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協以出奔不蒙追贈
 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協不能抗節殞身出

協曾孫 靡字淑
 和初劉 裕微時 負社錢 一萬違 時不還 靡從父

遠執而 微焉後 裕以嫌 誅刁氏 靡奔姚 興及姚 滅歸魏 明元問 曰縛劉 裕者於 卿親疎 靡曰伯 父帝笑 曰劉裕 父子當 應憚卿 於是假 靡鎮東 將軍

奔遇害義不可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
 夫蔡謨與冰書曰刁令位亞三司若先壽終不失員
 外散騎之例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此為一人
 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
 厲為臣之節乎若以善柔得眾而刁令麤剛多怨若
 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
 助寒門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追贈本官
 子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
 祭父墓請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子達等
 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

史稱刁
間以僮
奴致富
協後子
姓殷富
奴客縱
橫豈其
苗裔乎

數千人餘資稱是劉裕起皆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
殷富奴客縱橫固案田澤為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
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
之以濟焉

戴若思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
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
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
就之機與若思未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

時王山
于坐諫
教曰濟
濟多士
文王以
靈安可
戮諸名
士以自

機薦之於趙王倫曰戴若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誠
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
軌驥驟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倫乃辟之不就元
帝召為征西將軍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王
師敗績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
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
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
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
呂猗昔為臺郎有刃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為尚書惡
其為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顛戴若思皆

戴若思

全生敦
大怒欲
斬嶠賴
謝鯨以

免嶠王
湛族子

謝幼輿
謂周顛

曰卿類
社樹遠

望之峨
峨拂青

天就而
視之其

根則羣
狐所託

聚潤而
已答曰

枝條拂
青天不

以為高
羣狐亂

其下不
以為濁

聚樹之
穢卿之

所保何
足自稱

說見世

庾亮造
顛顛曰

有再舉之患
然收若思而害之四海之士莫

不痛惜焉

周顛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濂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
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
見顛嘆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
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
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顛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
其才辯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

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羣公于西堂酒酣從

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

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

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顛曰近日之

罪固知不至于死尚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

荒醉失儀為有司所奏詔曰顛參副朝右職掌銓衡

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

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初顛以雅望獲海內

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

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顛在中朝

周顛

君何所
欣說而
忽肥庚
曰君復
何所憂
慘而忽

瘦顛曰
吾無所
憂直是
清虛日

來洋穠
日去耳

說

其下

其下

其下

其下

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
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顛
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

嘗

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

賦

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

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

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

亦不以爲忤又于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

邪顛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顛奉

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

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

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

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

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凌虐天下神祇

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

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

流涕遂于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顛之死也敦坐有

一參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

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

周顛

晉書卷之七十一
應詹
日伯仁總角于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麈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

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應詹字思遠。汝南人家。富于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

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異焉。弱冠知名。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于

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莫不歎之。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下壺

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下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明帝不豫，壺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

德恢弘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下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邪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

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
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
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且
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須
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
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峻果稱兵壺與諸軍距擊
不能禁賊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矜矜見父沒相
隨赴賊同時見害矜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
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
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
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
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劉超

鍾雅附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
侍左右遂從渡江專掌文檄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
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
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
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
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

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為義興太守帝崩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及蘇峻謀逆王師敗績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

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
鍾雅字彥胄潁川人明帝崩遷御

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伎雅劾奏曰臣聞聖主編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蘇峻之難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

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爲義興太守帝崩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及蘇峻謀逆王師敗績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

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

鍾雅字彥胃潁川人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伎雅劾奏曰臣聞聖主編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蘇峻之難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

晉書卷之七終
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
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
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雅
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
超流涕步從並爲賊所害

史臣曰下壺東帶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褰裳衛主
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于父惟忠與
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
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
崎嶇寇難契濶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
之二子曾何足云

晉書卷之六 王導傳 導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遠所安顧謂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雅曰遠所安顧謂之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還遠車下石



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